



难忘的感恩节

◆ (美国) 米歇尔·史密斯

我们的小汽车吃力地爬行在爱达荷州一座名叫温彻斯特山的山路上,我们打算和女婿内森的妈妈一起在周末过感恩节,我和妻子吉妮开的是内森的小车,女儿希瑟跟她的丈夫内森和孩子开另一辆行李车。

吉妮在一个坡道换了一下车档,发动机叫了一声。女婿在另一辆车里听到了,减慢了车速。“怎么减速了?”吉妮抱怨着,“要是减了速,我们这辆车没准再也发动不起来了!”“他们是关心咱们。”我一边回答,一边盯着车旁边的山谷。“你们快些开吧,我会追上你们的!”吉妮朝他们喊着。

他们的车加了速,一会儿就消失在了深山里。吉妮也踩上了油门,但车子的变速器呻吟起来,一股油烟味儿呛进了我们的眼里。“变速器好像是烧了。”我说。吉妮想再换一下档,可发动机的噪音更大了。她降下了车速,说:“前边有个停车场,我们停一下看看。”

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下了车。油烟味儿呛得我们直流眼泪,山谷的风吹了过来,冻得我们脸颊上冰凉,这里的温度比前几英里远时低了 15 摄氏度。我打开发动机罩,看到发动机并没漏油,但那股焦糊味儿更浓了。“吉妮,我不会修车,但我知道变速器肯定是坏了。”吉妮看了看我。“我们怎么办?”“打个电话吧。”我拿出了手机。没有信号,我们现在在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看只有等他们回来接我们了。”我说。“他们要是不来呢?”吉妮问。“会的,”我尽量安慰她,“肯定会。”

吉妮转身看着山谷:“这里的景色倒是不错,你看看那儿。”我们前面的山谷延伸到很远,不远处的一座牌子上写着,这里在十九世纪曾是美国和印第安人的战场。

“这里很冷,咱们回车里等吧。”吉妮说。“好吧。”我们关上了车门,缩在座位上,任凭大风吹打着车子。“有一个好消息。”我说。

“什么?”

“我们饿不着,我们来时带了明天聚餐用的食物和红酒。”

“我忘了。”她叹了口气。“不知道他们多久才会知道咱们的车坏了。”太阳落山了,一片雾气在山谷中升了起来。我们看着天色渐暗,又发动了汽车的发动机,以此来取暖。几辆轿车从旁边开了过去,还有一辆运货车,但没有搭救我们的意思。

天黑了下来,我们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腰上摸黑坐着。每当看到迎面来了闪亮的车灯,我们就打开紧急信号灯,盼望着那是家里人来救我们。闪烁的汽车灯光一次次迎面而来,又一次次地向着山脚下远去了。我们知道只能在这里孤零零地呆一夜了。“嗯?”我把吉妮拉近了一些。

“怎么了?”

“至少,这也许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感恩节。”我说。

“没错。”她苦笑了一下。“我们肯定不会忘记。”

一个小时后,又几道灯光从山上由远而近地过来了。吉妮打开了信号灯,那辆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是女儿的车。他们发觉我们没有跟上他们,就在山上的一座加油站里等着,过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就回来找我们了。

内森重新开来他的车,吉妮、希瑟和孩子们坐另一辆货车。内森这辆车的变速器显然是不大好用,非熟悉它的人来开不可,内森开着它没问题,顺利地越过了这座山,终于来到了他妈妈的家里。

那天夜里,吉妮和我蜷缩进了被窝,吉妮吃吃地笑了起来。“能睡在温暖的被窝里真是太好了,我们真应该感恩。”她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法和你抬杠,吉妮。”我说。吉妮把被子又裹紧了一些,惬意地说:“我才知道,不挨冻就是幸福,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感恩节。”

16 岁那年,我在佐治亚州的岗登堡军营结束了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即将被派驻阿拉斯加州地方部队。临行前,我请假去了一趟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韦尔,我的童年是在那儿的一家孤儿院里度过的。此次旧地重游,我就是想与过去挥别,开始全新的生活了。

杰克逊韦尔是个滨海小镇,镇上驻有海军部队,战时是兵,平时为匪,有些士兵眼神邪恶,令人感觉颇不自在。刚走上街头,就有三名水兵出现在了 我身后,对我的军装评头论足,还扬言如果我这个“军队小子”不赶紧消失,他们就要给我点儿颜色瞧瞧。我忙溜进一家咖啡馆躲避。

确定他们已经走远,我出来继续赶路。在佛罗里达剧院附近,我再次与那三位士兵狭路相逢。他们正欺负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将他推下人行道,大声嘲笑他。

这个残疾人没有腿,双手也没有手指,行动全靠残缺的手掌推动轮椅。我曾见过他,不过,由于心存畏惧,从未跟他讲过一句话。眼下,我没有胆量制止大兵施暴,只得佯装不见接着赶路,可越往前走,心里越



“慷慨”的司机

◆ (英国) 艾伯特·杰克 鹿启帆(编译)

这天下午,警官布洛森在沃金镇和吉尔福德市之间的一条路上安装了一个移动测速摄像头,准备用它来逮住那些超速的驾驶员,然后给他们开罚单。这条路有一个很长的下坡急转弯,在车子开到设在这段路上的摄像头前面时,司机们几乎没时间减速,摄像头就会拍下证据。然而,即使占尽了天时地利,布洛森警官守候了长长三个小时也没逮到一个超速的驾驶员。“那些司机一个个都好像事先知道我的存在似的,真是奇怪!”布洛森说。看着再等下去也不会有成效,布洛森决定收起设备回警局。

上坡后不久,布洛森发现路边坐着一个少年,左手拿着满满一袋子钱,右手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谢谢您的慷慨!”少年袋子里的钱显然都是路过的司机给的,因为就在这时,布洛森看到一个司机停下车来给了少年 10 英镑。

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这么做,所以布洛森警官也不能对那少年做什么。不过他的心里很纳闷:“奇怪,这些路过的司机为何赏钱给这个小家伙?”等他转到下一个弯的时候,谜底终于揭开了。布洛森又看到了一个少年拿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警告——前方有测速,感谢您为此警告付费!”显然,这两个少年整日开车到处转悠,寻找测速区,一旦发现了目标,他们就开始各就各位分工合作。司机们的“慷慨”让他们发了一笔小财,布洛森警官也就颗粒无收了。



觉不舒坦。

终于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我扭头往回走。这时,大兵们已去了街对面。可怜的残疾人倒在路边,嘴里还被塞进了一张一美元钞票。站在他面前,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把他的轮椅找回来,扶他坐上去,又告诉他若是饿了,我可以给他些钱买吃的。

他说他确实饿了,我掏出 20 美元送给他,这笔钱对我来说不算小数目,要知道我在部队当差每个月仅有 68 元补助。我转身准备离开,刚走了几步,他叫住了我。

没想到,他竟要请我吃饭!此刻,我也饥肠辘辘了。他摇着轮椅,我们两个来到一家餐馆,要了汉堡,边吃边聊。我告诉他自己在附近的孤儿院长大。他也吐露了他的现状——父母俱已不在,他在一家救助机构生活,已经很多年了。

吃完饭,我抢着埋了单,以便让他留下那 20 美元。他恳请我等一会儿,他去取一件重要的东西。过了半个小时,他返回来,递给我一个 大信封,要我待他走远了再拆



妻子派丈夫去买蜗牛。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拐进一家小酒馆去喝啤酒了;没想到这一喝就没法收场了,等他两个小时 后站在家门口的时候,他有些害怕了。



5 岁的阿拉娜·波拉德是 2013 年 9 月 20 日参加在白宫举行的伤兵活动的一个 伤兵的女儿,她也许是华盛顿特区最幸运的幼女了,她带回家的比总统匆忙的一瞥要多得多。

波拉德请总统为她写一张请假条,奥巴马总统欣然合作,白宫的首席摄影师抓拍下了那幕温馨的场景,并将照片上传 到微博。

这已不是奥巴马总统首次为孩子们写 请假条了。2009 年,奥巴马为威斯康辛州 的一名四年级学生肯尼迪·科尔普斯写过 一张请假条。当时肯尼迪的爸爸约翰带她



美国导演 罗伯特·雷恩曾拍摄一部电影叫《遗愿清单》,亿万富翁爱德华·科尔是一家医院的老板,可转眼间他也成为了一名癌症患者,入住到自己经营的医院里。他毕生都积极推行“一个房间两张病床,谁也不搞特殊化”的经营理念,所以只好和普通汽车机修工卡特·钱伯斯共同居住在一间病房里。科尔嗜好名贵的鲁哇克咖啡,但钱伯斯却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历史教授,两人志不同、道不合,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钱伯斯都有一张神秘的黄色纸条,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他想做却未曾实现过的愿望,他称之为“遗愿清单”。科尔在无意间看到了清单上的内容后,这个从未有过信仰、从不相信上帝、只相信自己的亿万富翁感慨万分,因为自己刚进大学时,哲学老师就曾经叫他们列出一份人生清单,写出他们在过世前想做、想看以及想体验的事,直到 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个点子太棒了,随后也列出自己的遗愿清单。

从此以后科尔对钱伯斯刮目相看,并且毅然做出一个决定:与这位普通汽车机修工一起周游全世界,共同来实现遗愿清单上的愿望……两个人结伴做了许多想做 的事,包括赛车、打猎和旅行,在世界各地留下许多快乐的足迹。

有一天,两人结伴到了埃及金字塔,机修工钱伯斯突然变得很认真很严肃,他告诉亿万富翁科尔,埃及人有个传说,人死后

坐轮椅的残疾人

◆ (美国) 罗杰·迪恩·基泽 翟振祥(编译)

看,我把信封叠好塞进裤兜,握了握他的残手,目送他摇着轮椅驶向佛罗里达剧院。

没走出多远,我又与那三位大兵不期而遇。他们立刻迎上来,对我推推搡搡。恰巧,几名警察开车路过,喝问发生了什么事,大兵们一轰而散。警察下车,围住我,不由分说,给我戴上了手铐。几小时后,我被告知休假已被取消,随即被遣送到杰克逊韦尔国际机场,乘飞机赶赴阿拉斯加的服役部队。

在飞机上,我忽然想起了残疾人给我的信封。打开它,不由得大吃一惊,里面竟装有整整 10 张百元钞票!还有一页纸,看得出来是从一本旧杂志上撕下来的。皱巴巴的书页上印有一幅大照片,一对年轻夫妇站在一辆华丽的六匹马拉的马车旁边,身后矗立着一座城堡。照片下面附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苏格兰王室夫妇不幸罹难,残疾婴儿已被找到,送至某救助机构。”书页底端是一行文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出自残疾人的手笔:“朋友,我说过要请您吃饭的,一大块牛排就不错!”

赶着蜗牛回家 ◆ 承受(编译)

在醉醺醺的状态下,他总算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在门前把蜗牛排成两列,然后按门铃。当他妻子开门时,他便一本正经地对 着蜗牛们说道:“呵嘘!呵嘘!快!快!快!还有几步路就到家了。”

总统代写的假条 ◆ 韦盖利(编译)

参加奥巴马举行的一个活动,约翰跟奥巴马说女儿是旷课参加活动的,希望不要因此在校遇到麻烦。

奥巴马问:“需要我为她写张请假条吗?”周围的人都大笑,但总统是认真的。

那次活动之后,肯尼迪在电视摄影机前展示那张假条,说:“我以为总统开玩笑呢,直到他拿给我,我才相信。这张假条是我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奥巴马总统还为明尼苏达州的五年级学生泰勒苏利文写过假条,她参加了总统去年六月进行的一场竞选演说。

(编译自《每日邮报》)

让别人快乐 ◆ 赵文恒(编译)

到天堂门口会被问两个问题,答案将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世上的这一生快乐吗?”

亿万富翁听了之后沉默不语,因为他虽然拥有私人飞机、豪宅和财富,但他的确不快乐,因为快乐不是金钱能换得的。

于是他催促钱伯斯赶快说出第二个问题。

钱伯斯说第二个问题很简单:“那你,你在世上这一生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亿万富翁听了更加沉默,甚至生气,因为他是个大老板,对人极为严苛,常常挑剔找麻烦,不要说帮助别人快乐了,甚至还让人很不快乐,是别人痛苦的来源。何况自己还离过四次婚,唯一的一个女儿不相往来,他这一辈子从来没帮助别人快乐过。

……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亿万富翁和机修工开始真正明白快乐的含义,他们用有限时间竭尽全力让对方快乐,让自己的家人、朋友快乐,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收获到真正的快乐,这时候步入天堂的梦想早已忘掉九霄云外。

随着清单上的列项一条条被划去,又有更多的愿望加入了进来,他们发现快乐简直没有止境……最后他们先后在快乐中死去,因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快乐、自己更快乐。